

迷糊汤◎著
YuanZ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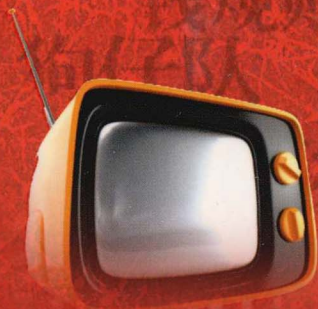
原罪

罪在哪里？罪在源

潜规则，钱规则，圈规则，爱情也有规则……

红粉原罪，“规则”诱惑

圈子的那点事儿



原罪

迷翔汤◎著
YuanZui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罪 / 迷糊汤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04-1907-2

I. ①原… II. ①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267 号

原 罪

作 者: 迷糊汤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道一设计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毛诚德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2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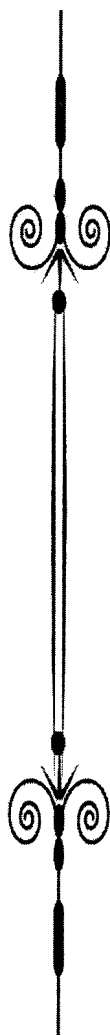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104-1907-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子 / 001

- 1 桃花运 / 003
- 2 狗仔是如何偷窥的 / 028
- 3 50万年薪的代价 / 062
- 4 各自的涟漪 / 093
- 5 又是狗仔队 / 116
- 6 成功的商演 / 139
- 7 镜头之外 / 158
- 8 官商一道 / 189
- 9 保姆大赛 / 223
- 10 爱情股市 k 线图 / 244
- 11 马虹的电影 / 270
- 12 博傻定律 / 286
- 13 偷的前奏 / 306
- 14 女人的价值 / 326
- 15 冰火两重天 / 354

引 子

于得水看着左筱妃一个月的工资单，“啪”的一声就摔在桌子上。50000元的薪水让于得水心里不是滋味儿，更主要的是工资单上王虎才的签字，他看着“王虎才”三个字就如吞了苍蝇一样恶心，恨不得立刻找把刀子砍碎了。

于得水没有胆量拿着刀子刺入王虎才的胸膛，只能在工资单的“王虎才”三个字上来回划着发泄着，“王虎才”渐渐变成了“土虎才”，接着就变成了“工虎才”，很快就模糊了，只剩下“50000.00”这几个阿拉伯数字。

左筱妃从卫生间一出来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于得水拿着刀子，手哆嗦着，疯狗一样瞪着猩红的眼睛，恨不得把桌子吃下去。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想想你干的好事吧！”于得水嘴角颤抖着，本来揣在口袋里的主任记者证一下就掉在地上，左筱妃捡起来一看就笑了：“老公，恭喜你，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如愿以偿？我看你是如愿以偿！这次你和王虎才是不是该给我摊牌了？”于得水的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两个眼球就如两颗子弹，瞪着左筱妃，胸膛却出了血。

左筱妃的骄傲被这两颗子弹瞬间击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憋屈的眼泪全含在眼眶里。于得水咬牙笑着说：“我理解，现在的社会就时兴这样的，你年轻貌美，他万贯家财。你青春高雅，他汗牛塞屋，当然不是书，是钱！”

“你，你——”

“你什么你，我知道你憋屈，谁不想过上好生活？有钱的日子总是说平淡点好，可却都是想方设法挣钱。我一点也不埋怨你，反而要感谢你。”于得水振振





有词。

左筱妃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颗颗珍珠一样，串成串，在美丽的睫毛上沾着坠着，剔透晶莹，她失神地望着于得水，不认识一样，这还是自己的男友吗？这还是天天和自己同床共枕，每天喊着自己老婆的老公吗？

她不敢相信，却就在眼前。自己这样拼命地挣钱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不要问我，问问你自己！我知道你工作不容易，我也知道这年头工作不好找，我也知道现在我一年的工资抵不上你一个月的！那些我看着都可怕的数字不是我的，看着就遥远。我知道我的爱情已经死了，我的爱人也只是停留在梦里了，我的筱妃只在大学里！”

“那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刚出浴的左筱妃虽然凄咽，但妩媚的脸庞让任何男人都动心，于得水看着心里发软。

就是这个女孩，从学校到今天，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几年，她自己选择了最爱的记者行业，却也把她自己放到了商场里。

开始的工作就和每个大学生一样，从一个公司飘到另一个公司，各种理由的炒鱿鱼和炒老板都上演得和大多数人一样，可左筱妃坚持过来了。当左筱妃开上宝马，又给于得水买了迈腾之后，于得水坐在车里感觉是酸的，似乎方向盘都是醋做的，一鸣笛就如打开了醋的闸门，清理挡风玻璃的水一滋出来，就如蘸饺子醋一样，牙口是酸的，舌尖也是酸的，口腔都感觉涩。他忍着，每次都想拿一把蒜头放入口中，幻想着，咀嚼着。

“我真的和王虎才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我的老板。”左筱妃终于哭了出来。她才25岁，心里还没有装下太多，只是在生活的边缘上擦了一下，还能一直战斗昂扬，无论是在爱情还是工作上，都感觉饱满得像鼓足了风的帆。

为了他，她和父母做着坚决的反抗，最终让他们接受于得水这个上海小男人；为了他，她不惜辞掉了几个高薪的职位，就是为了守护这份爱情。可今天，于得水的咄咄逼人，让左筱妃心里突然乱了。

这是她要的爱情吗？

这是她爱的那个黑不溜秋却早就怎么看都顺眼的小男人吗？

左筱妃无法再盯着于得水，只感觉眼前涌出滔天的巨浪，一下就把自己拍进了往事里。

tao hua yun



1

“于得水”这个名字好，是他老爸费尽了力气想了一个月才想出来的。谁知这鱼没有得水，长得却像泥鳅，个头不高，还黑不溜秋。不过于得水是幸运的努力的，从小学到高中都很出众，考上的是人民大学。

于得水学的是新闻，他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水均益和美国的罗德里克。进了学校他一头就扎进课本里，3年了虽然连恋爱的滋味都没有尝过，但在新闻系却出了名。个头矮、黑，这都没关系，可是口才好、文笔好。他在一次新闻系组织的大专辩论会上，一不小心就成了组长，万没想到“官运亨通”，桃花运紧跟着就来了。

当他第一眼看见左筱妃的时候，脑子里就什么都装不进去了，连家乡的金山海边都从脑子挤出去，所有的沟沟壑壑全是左筱妃。

左筱妃是一朵花，工商管理学院的院花。这朵花丰胸细腰，皮肤白皙，走路来那种风韵让人情不自禁：不仅是高跟鞋的响声，还有那汹涌的波浪随着白色的衬衫把空气都传染了。男生的脚步不自觉就停住了，看着从眼前飘过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秀发，情不自禁地要跟上去。

左筱妃不止人长得美，文采也好，立刻成了大专辩论会不可或缺的人物。左筱妃看到组长的名字叫于得水，觉得这个名字好俗气。见了人也让左筱妃不舒服，细眼粗眉，个头不高，黑不溜秋的，还真有点像鱼，左筱妃忍不住“扑哧”就笑出来了。

于得水在会议室里和每个人握手，自我介绍：“新闻系于得水。”他话不多，脸上也很严肃，和左筱妃正好面对面，握手时，握着的手还没来得及回味那份温柔就赶紧缩回来，满脸通红，低着头不敢再看左筱妃一眼。





左筱妃这次没有笑出来，赶紧掩胸，但春光早就泄进了于得水的眼里。本来于得水脸就黑，这次更紫了，原本想好的话说得失去了条理。一旁的冯珍珍受不了了，接过话题继续说，才把这个辩论会的主题会议开下去。

于得水的表现让左筱妃很鄙视，看不出来这个人真是人如其名，连个话都说不利索，还做什么组长？左筱妃的鄙视于得水看出来，他还是忍着，左筱妃却说：“组长可是第一发言人，选错了就全部歇菜。”

左筱妃话一出，全场都愣住了，这不直接针对于得水吗？于得水脖子都红了，一挥手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左筱妃更得意了，笑着说：“想说就说，不说话就代表默认了？”

这也太针锋相对了！左筱妃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斜眼看着于得水，还哼着歌，这让于得水的脸更紫了，一扭身走了。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这个新闻系的才子和这个工商管理的院花到底怎么了？开始很多人还幻想着大专辩论会或许会传出一段佳话，一朵花喜欢上一个才子——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哪想到一见面就掐起来了，美校花掐黑才子，校园里顿时就传开了。

左筱妃可不管什么校花掐才子的传闻，努力准备着。于得水更是少言寡语，但鼓鼓的胸膛就如燃烧着一团火焰，随时可以爆发出来。

大专辩论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组长没有换，于得水一直在左筱妃的鄙视中工作着。但左筱妃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大专辩论会让她对于得水刮目相看，甚至崇拜起来。

于得水和左筱妃的团队对阵台湾世新大学，辩论主题是“网络的虚实”，左筱妃根本没有想到，打败自己的不是对手，而是于得水。于得水吐字清晰，字正腔圆，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低沉和玩世不恭，黑不溜秋的脸散发着光彩，看得左筱妃痴迷，自己要说的话差一点忘记了。

团队第二名，这是学校两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于得水出了名，左筱妃也出了名，两个出名的人忽然看着对方都有了感觉。左筱妃回到家里没有向父母报喜，低着头一直在想着什么，父亲左诗堂就问：“怎么样？难道我的女儿这次失败得一塌糊涂？”

“看你说的，就凭我的女儿，不是第一名也会弄个亚军回来的。”妈妈沈翠萍不到50岁，看着很年轻，和左诗堂比起来就如女儿一般，左筱妃遗传了妈妈的美貌，就如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还把左诗堂的头与文采都掺和上了。

“第二名。”左筱妃没有一点兴奋的样子，倒让左诗堂很吃惊，自己的女儿都是喜形于色的，每次取得一点成绩都跳着回来给自己汇报，这次是怎么了？沈翠萍才不管这些，笑着问：“筱妃，台湾那边的大学生有没有帅哥？是不是喜欢上了一个？”

“妈——”左筱妃有些不耐烦，她的脑子里反复出现的还是于得水辩论时的嘴，不薄不厚，洁白的牙齿也显得那样好看，黑脸像包公，眼睛很明亮。左筱妃想着想着就跑回卧室趴在了床上。

沈翠萍拿着一张报纸紧跟着进来了，指指点点：“是不是这个？身高 1.80 米，也是大四的学生，和你同岁，还是富商的公子。乖女儿，就他了！”

沈翠萍完全没有注意到左筱妃的表情，还兴致勃勃地要给她看，左筱妃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推着沈翠萍出房门，“砰”一声关上了门。

左筱妃关上门，忽然感觉浑身汗津津的，赶紧出来洗澡，洗漱完毕了又赶紧关紧门准备好好做个梦，梦里要有那个傻小子。想到这里，脸红了。第二天阳光照进屋子的时候，左筱妃死活没有进入梦乡，她还是兴奋地哼着歌上学去了。

正是周末，进入校园才是上午 9 点，两旁的杨树遮挡的树荫让左筱妃的心感觉有了影子，影影绰绰就像于得水的眼一直看着自己，看得自己心跳得厉害，扑通通像是要蹿出来一样。她下意识地掩了一下胸口，把一夜的相思都用小手圈拢起来。

人很多，似乎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自己，左筱妃不敢骄傲地挺着胸走，而是低着头，脚步也急了，高跟鞋的响声就如于得水在辩论会上挥舞的有力的手，响一下就敲一下自己的心，走着路就把脸羞红了。

回到自己的宿舍，红晕犹存。寝室的人刚刚起床，谁也没有注意她的红晕。左筱妃心里有些酸，恨不得把埋在心里的羞涩让全世界都知道，可三个女孩却各忙各的，没人跑来听她的悄悄话，连辩论会的事也不提。左筱妃自觉无趣，书也看不下去，眼前全是于得水，心里一遍遍给自己打气，然后奔向于得水的男生楼。

在楼下徘徊了很久，手机都攥出了汗，左筱妃的骄傲不见了，自信却出来了，想想自己倒背如流的电话号码，狠狠心按下了呼叫键。

于得水接通左筱妃的电话时还在床上，昨天喝了半宿的酒，这个上海小男人还是第一次喝这么多，足有四五瓶啤酒。新闻系的哥们儿大都是北方人，于得水这个小男人却是最黑的。于得水说自己是上海土著，金山海边长大，自然就黑。姚大头说，如果长在海南是不是就成了刚果人？





大家就笑，于得水也跟着笑。一起生活了近四年，这些玩笑都是善意的，也是一种调剂。这几个同学除了于得水之外都有红颜知己，每次回来都黑着灯谈论着恋爱经验。

无论说什么，于得水总是听着，有时候听得很认真，有时候就像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大家就笑，说于得水还是童男子，再童男几年就该成了太监了。尤其是姚大头，他和于得水关系最好。这个四合院长大的男孩很义气，每逢周末就带着于得水回家吃一次卤煮火烧，还让姐姐带着他们俩去西餐厅吃大餐，有时候就干脆挤在一张床上。齐明浩就说他们是玻璃，姚大头说：“你看见玻璃有女友的？”

大专辩论会本是焦点，但在这些男生的心里，那只是喝酒的噱头，话题自然还是女生，从台湾女生说到内地女生，把明星大腕也说进去还不尽兴，于是就说自己最熟悉的，话题自然就到了左筱妃。姚大头一直想改变自己玻璃的形象，自己有女友，但于得水还是光杆司令，他眼珠一转就想到了左筱妃。

左筱妃大家都不是很熟悉，新闻系和工商管理少有往来，除了校园传出的院花掐才子的新闻就是大专辩论会，可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但左筱妃白色衬衫下的挺拔的双峰和俊俏的脸蛋儿在校园网已经有了专辑。姚大头流着口水看了整整十遍，好像左筱妃就是自己的女友了，真的这样送给于得水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等齐明浩又说起玻璃的事情之后，两瓶啤酒让姚大头再也不顾及自己的单相思了，大刺刺地说：“于得水恋爱要提到学校爱情工程上。我姚奇也大方一次，就把左筱妃让给他，看看你们还说不说？”

“左筱妃？”齐明浩愣了一下，马上又来了精神，“算了吧，我相信于得水肯定喜欢左筱妃，可是人家左筱妃一定看不上这个上海小男人，黑不溜秋的。要知道左筱妃最出名的不是身材！”

“那是什么？”姚大头不甘心，齐明浩笑着回答：“骄傲！”

“从何说起？”

“咱们见过左筱妃不知道多少次了，你看见过她低着头走路吗？”

于得水一直没说话，辩论会的第二名是他不甘心的，他感觉自己就是第一名。当别人为第二名欢欣鼓舞的时候，他还沉浸在裁判打分的不公里。辩论的时候，台湾世新大学那个女生看着他的眼神就让他得意。那个女生很清纯，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辩论结束了，于得水清楚地看见那个女生看着自己的眼神。

于得水见过这种眼神，魏德琴对自己有过，还有就是同乡李莉，他知道那是什么内涵的眼神。他真想冲上去把那种眼神揽在怀里狠狠地品味，可忍了三年多

的欲望还是拉住了闸。我于得水一定会有美好爱情的，他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但齐明浩的调侃让于得水终于忍不住了，再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难道自己四年真的就没有色彩？他的脑子却不经意闪现出左筱妃那张神气的小脸。

齐明浩的话让于得水有了从来未有过的自卑感。他大口喝酒，很快一瓶就见了底儿，然后一甩瓶子，想大声说话，但又跌坐在椅子上，心里气哼哼的，等老子真的把左筱妃搞到手，再让你们笑！

左筱妃还没等于得水下钩子，就主动来了电话。于得水激动得穿着裤衩就蹦下了床，平复了一下心绪才小声说：“是你？有事吗？”于得水不可能忘记此前左筱妃对自己的态度，他做梦都想不到左筱妃会主动找自己。

“没事就不能找你聊天？”左筱妃很调皮，但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还是蛮紧张的。于得水心里更紧张，再听到她要约自己出去简直飘然欲仙。这可是第一次要真正和一个女孩子约会，于得水不敢马虎，放下电话就开始洗漱，穿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喊着姚大头要香水。姚大头开始还不情愿，听说是要约会，就忍痛把哀求姐姐不知道多少次才得来的“boss”香水奉献出来。

于得水小跑着下楼，在楼下平息了一下心情才迈出平常的步骤。

左筱妃背对着花园广场，一只手正摆弄着垂柳的树梢，白色的衬衫和小短裙搭配得刚刚好，修长的腿和高跟鞋让于得水有些眼花缭乱。昨天夜里的梦很清晰，他刚看见了左筱妃的翘臀，这让他很兴奋，喊着“我有女朋友了”。醒来后，他本来想分享一下，听见的却是一屋子的鼾声。

真的是她？于得水想咳嗽一声，又想悄悄走过去，给她个惊喜。这段只有十几米的路根本就不容于得水想太多，左筱妃听见脚步声就转过身来，阳光正好透过树梢，余晖洒在脸上，酒窝浅浅的，却把于得水的眼神全都收进去了。

左筱妃咳嗽一声，于得水尴尬地笑了笑，那些有过的不愉快瞬间就消失了，但所有准备的勇气也没有了。于得水找不到话题，眼前就是修长的大腿。

两个人就在校园里走着，于得水一声不吭，哪里还有辩论会上的风采？左筱妃只好自己找话题，说起了大学生就业。这个话题很沉重，他们马上都要面临。

“毕业你准备回上海？”左筱妃兜兜转转半天，切中了正题，她太想知道这个答案了。

于得水点点头：“这里也没有什么留恋的。”

“那——”左筱妃差一点脱口说出自己，“学校呢？”

“学校当然永远留在心里，但学校不给饭吃，还要自己花钱。”于得水的幽默



终于表现出来了，左筱妃听了就笑，这次正好对着于得水笑，笑得前仰后合，白衬衫根本就挡不住什么表现，随着笑那波涛汹涌就开始荡漾。于得水想闪开，却忍不住直勾勾看着，看着逐渐露出边缘的红润，心里渴盼她笑得再厉害些，渴盼能看见完整的春光。

“看够了？”左筱妃弯下腰盯着于得水的脸，“没想到堂堂新闻系的高材生也和其他男人一样呀？”左筱妃又笑了，于得水不知道她这次笑什么，也不敢再看她，盯着自己的鞋，他相信自己的脖子一定是紫色的。

于得水在回寝室的路上，心里就喊着“完了”，这次他彻底放弃了。左筱妃的电话第二天再次打来的时候，他的声音懒洋洋的，不愿意说话，等见到左筱妃的时候，也是不苟言笑，脸紧绷绷的，就如第一次看见一样，这让左筱妃“扑哧”就笑出声来：“得水，你怎么了？”

于得水心里忽然更加怨恨了，她在嘲笑我吗？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可让于得水吃惊的是，左筱妃撇着嘴说：“得水，我想看电影，能陪我去吗？”

“天啊，难道我的春天真的来了？”于得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即使看见左筱妃手里的两张剧院的电影票，还是忍不住掐了自己一下。当两个人真的挨在一起坐在剧院的情侣椅上，左筱妃递给自己爆米花时，于得水一直忐忑的心才放下。

《色戒》拍摄得很唯美，梁朝伟的忧郁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于得水眼前看到的只有左筱妃，脑子里除了色，没别的。

于得水看完电影回来，宿舍里的人就炸开了锅。姚大头终于得意洋洋地说：“齐明浩，我们还玻璃吗？”

齐明浩很酸，他就问：“于得水，左筱妃的味道儿怎么样？”

于得水可不敢奢想这些，他能在毕业前最后的疯狂里找到些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他和左筱妃在校园里已经从每天一个多小时的散步增加到两个小时，从月上柳梢就说再见增加到了月朗星稀还依依不舍，可于得水一直没有牵上左筱妃的手，更不要说拥抱和亲吻了。等到左筱妃把他带到曙光花园的房子，这个黑不溜秋的小个子才真真实实体会了做男人的幸福。

左筱妃家在朝阳，却在西四环边上的曙光花园买了房子，说是给左筱妃结婚用。当时左筱妃还不愿意，说自己怎么也要去美国留学，才不愿意在H城呆着。沈翠萍可不管左筱妃说什么，也不顾左诗堂的反反对，执意贷款买了两室一厅，说是投资都值得。当时7000一平买的，现在已经是17000了，这是沈翠萍最得意

的一笔投资。房子就一直空着，说女儿的新房就应该是新的，不能出租出去让别人先用。钥匙一直在沈翠萍身上，每个月总去打扫一下，还提前给女儿置办了一套家具，浅花白底儿的床上六件套一直是崭新的，自己打扫卫生累了都舍不得睡一下。左筱妃也去过几次，每次都是妈妈强迫去的。左筱妃说：“我的老公还不给我买套房子？”

沈翠萍说：“他的是他的，妈妈可不能让我的女儿丢了面子。你知道这套房子可是值200万了，这份嫁妆即使是李嘉诚的公子也不会太寒酸。”

左筱妃摇着头说：“李嘉诚的儿子都多大了，我才不想呢。我要自己选一个中意的。”说着就学着沈翠萍的样子唱起了巧儿找婆家的评剧，唱得沈翠萍心花怒放，说：“就我这女儿，还愁找不到好男儿？”

于得水是不是好男儿？左筱妃心里根本就没想。但母亲的好男儿标准她是知道的，仪表堂堂这是必须的，还要有钱。于得水谈不上仪表堂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钱，这些左筱妃都没考虑，她眼前全是爱情，全是那个辩论会上伶牙俐齿的才子，每次梦里都是唐伯虎点着秋香：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就这样的才子不知道羡煞多少人。左筱妃也知道美女魏德琴追过于得水，更知道新闻系的系花也曾经是于得水的粉丝。每每想到这些，左筱妃都乐得睡不着觉，带着于得水就来到了曙光花园。

看着于得水进来有些怯怯的，左筱妃就笑着说：“没人，只有在月末的时候妈妈才过来。”于得水还是小心脱鞋，屋里只有两双女人的拖鞋，穿在脚上还得掂着脚，左筱妃才笑得更厉害了，一把就拽过于得水。

事后两个人看着床上的血迹，异口同声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于得水立刻就掀起床单，冲进卫生间，却怎么洗也洗不净，只好讪讪地笑着：“阿姨看见了怎么办？”





“扔了，大不了重买。”

“说得轻巧！晓得不，不一样，都得换。”

两个人省吃俭用十几天也不够买这样的六件套。左筱妃从钱包里直接就取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买回来一模一样的，用的时候就铺上旧的，过后再换新的，两个人也不嫌折腾。等天气热起来，奥运会已经临近的时候，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才开始想，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该怎么办呢？

看到于得水嘴角嘟囔着要回上海的样子，左筱妃就来气，自己就不如一个地名值钱？她气鼓鼓地穿好衣服，大声说：“你就回你的上海吧，反正我不去。”说着就趴在床上哭，于得水慌了手脚，他真的爱上了。可爱情的力量让自己留在H城还是有些难度。于得水想回上海，上海的一家报社已经决定要了自己。左筱妃却偷偷在H城帮于得水投了很多简历，没想到真的有了回音。

当于得水大声宣布他留在H城时，左筱妃瞬间就哆嗦了，泪水也下来了，搂抱着于得水肋骨都发出了“吱吱咯咯”的响声。

于得水在毕业之后去了H城一报社做了无冕之王，左筱妃穿上白色的职业装之后去了赫赫有名的公司做了总经理助理。两个人也顺理成章偷偷住进了曙光花园。小两口的日子还没有开始，沈翠萍就嗅出了女儿的恋爱味道，一下捉奸成双，窘得于得水脸更黑了。

于得水一句话也说不出，坐在沙发上任凭沈翠萍尖刀一样的眼神来分解自己。

“你家在什么地方？”

“上海金山。”

“父母做什么的？”

“工人。”

沈翠萍沉吟了，不问了，一个石化工人能有钱吗？没有。能有势吗？没有。这些都不用于得水回答，沈翠萍自己也知道。可左筱妃却不以为然，上前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这些我都知道，你干什么呀？就和警察一样！”

沈翠萍心里全是气，胸口鼓鼓的，但她也想开了，自己的女儿和这个黑小子同居了又怎么样，不能让女儿一辈子受穷，也不能让女儿在奋斗十年之后再享受生活。自己给她准备的就是幸福，于得水给不了。沈翠萍一点不客气，对于得水说：“我女儿不适合你，你们分手吧！”

沈翠萍说得很直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左筱妃更是利索，没等沈翠萍话说

完就上前拉着于得水的手说：“谁也别想分开我们！”

“那你们就自己奋斗吧，这个房子是我的，今天就搬出去，遇到事情不要找我！”看女儿吃了秤砣一样，沈翠萍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左筱妃和于得水真就搬出去了，租了一个平房，只有十几平米，但左筱妃兴奋，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一手安排，虽然后大学之后沈翠萍的干预少些，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还闪着妈妈的影子。母亲给了她优质的生活，也给了她骄傲，但爱情是自己的，左筱妃很清楚。她不理睬于得水的愁苦，兴高采烈地开始了二人世界。

于得水的工资不高，2000 的工资除了房租只剩下吃饭，加上还有很多采访，笔记本电脑不可少的，左筱妃就狠狠心给他买了一个，这下子日子更捉襟见肘了。左筱妃的工资倒还可以，上班就是 5000，但做梦都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经理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她。

左筱妃只好放下骄傲央求左诗堂。父亲最疼爱女儿，于得水他也见过，小伙子很吃苦能干，这一点他很喜欢。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法子，他偷出了曙光花园的钥匙，当左筱妃和于得水再次住进曙光花园的时候，沈翠萍却再也没有去打扫过房间。

2

从毕业到今天左筱妃换了不知道多少工作，几乎都是骄傲地上班，然后又愤愤地下岗。第一个是外企，她的英语还好，给总经理做秘书是绰绰有余的——学的虽然是工商管理，外贸却也是必修课。但不到一个月就出差，出差就住酒店，应酬就喝酒，喝酒总经理就醉了。醉酒的总经理清醒着闯入她的房间，撕开她的衣服，她没有让他得逞，他也就让她的工作泡汤了。

第二份工作也很好，应聘的是一个私人大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板一面试却让她做了他的秘书，工资超过了她提出的两倍。刚拿了一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了一件 prada 上衣，老板老婆就拿着一个网球拍把她赶出了公司。老板后来请她吃饭，说能不能做他的私人秘书，每个月工资 20000，听着真的很吸引人，可是知道言外之意的左筱妃还是当场拒绝了。

后来的工作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左筱妃都有些看不起自己了，难道自己真的只有脸蛋和胸脯吸引人？

左筱妃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每次洗澡都看，前凸后





翘。可她自信的不止身体,还有自己的才能。她赤着身子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大叠各种颜色的证书:人民大学的毕业证,大学英语的六级证书,钢琴九级,H市环保绘画三等奖,大专辩论第二名……

难道这些都不能证明自己?只有漂亮的脸蛋儿和丰满的胸脯才能吗?

左筱妃真的迷糊了,她的骄傲也有些泄气了,可是无论她怎样的迷糊,还是捧着这一大堆证书继续找工作,她确信自己的能力,就如确信自己的相貌一样。“H城风云娱乐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是女人,也欣赏她的这堆证书,她终于松了口气,踏踏实实地在“风云”开始凭自己的能力挣钱了。

上班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未来巴峡”的演唱会。“风云”公司只是小公司,第一次做这么大的项目。老板马虹曾经是个演员,组织一些艺人还是有些号召力的,等左筱妃把策划书摆放在她桌子上的时候,钱却成了最大问题。

这个项目是马虹费了千辛万苦才拿来的,左筱妃第一次做策划,费了很大的心思,一切都合马虹的心意,但钱上哪里去找呢?

马虹少有地看着左筱妃笑,那笑容里的内容让左筱妃发毛。马虹说:“筱妃,去拉赞助吧!拉回来就给你10%的提成!”

左筱妃带着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了家,想了一个星期也没个头绪。巴峡是个好题材,可上哪里找这500万呢?场地需要50万,广告需要50万,灯光音响需要50万,艺人们的吃喝拉撒就更多了。不是说义演吗?怎么还要这么多的出场费?

左筱妃想不明白,但她不经意间看见了报纸上的破烂王的故事:川籍,富翁。这些都符合左筱妃心里想的条件,可是如何找到他呢?

她真的犯难了,如果不是于得水说“不去试试怎么知道成不成”,左筱妃恐怕又失业了。

直接去找王虎才谈生意是于得水的主意。他说这些富豪们都很难见,如果是正经八百地按程序走,一个月都不一定见上面。于得水的记者没有白做,很快就将王虎才的喜好调查得清清楚楚,还准确地摸清了王虎才的作息时间表,叮嘱了左筱妃一些谈判要点。左筱妃照着地址找上门去,在办公室里顺利见到了这个大名鼎鼎的破烂王。

王虎才这个破烂王其实早就名不副实了。自从做了川商协会的副会长,他的破烂生意不仅扩张到了纺织领域,还做起了川味餐饮,“大红灯笼”的连锁店在H城赫赫有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饭店是用废纸堆起来的。可就是这个破烂堆

起来的王国竟然还把国外的破烂也收了，美国的废纸到了中国，经过王虎才的手就成了再生纸。王虎才的绿色再生能源公司比他的垃圾场还大，占了清湖以北整整 50 亩地。

当左筱妃有些拘谨但亭亭玉立地站在王虎才办公室的时候，仔细地把眼前的王虎才和老板马虹给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差一点就吐了。照片上的王虎才还真的一表人才，眼睛不大却有神，脖子不是很修长，但显得很稳重，和破烂王一点也搭不上界。可眼前的王虎才却是大腹便便，脖子比照片上粗了一倍，脸上的肉差一点就垂在脖子上，看不见腰，两只胳膊就如随便贴在身上的两块猪肉，手就像小蒲扇。

太胖了！

左筱妃“扑哧”笑出声来。她笑得很矜持也很隐秘，当然也笑得满面春风。左筱妃经历了那么多的公司和故事，她对自己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那一堆证书上。可王虎才却被左筱妃满面春风的笑吸引了。

这个小姑娘太有意思了，见面就笑，笑容不是常见的那种风尘，而是像新露一样干净。

递过来的名片上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王虎才看着就笑了，说：“一个文化公司找我这个破烂王有何见教？”

王虎才对自己的出身一点也不忌讳，虽然体貌差，但还有些文化，骨子里完全是个儒商。

左筱妃笑过之后虽有些拘谨，但 H 城女孩自有的骄傲还是在脸上。看着王虎才这个大胖子，她很快自然起来，说出的话也自信了：“想请您赞助‘未来巴峡’演唱会。”

“我早就赞助了，报纸上也登过了，500 万。你们的演唱会又是什么么蛾子？”

王虎才示意左筱妃坐下，自己也缓慢地坐在老板椅上，老板椅发出“吱嘎嘎”的呻吟声，似乎抗议着他的体重。

“这次是‘风云’公司策划的大型演唱会，所有人都是义务演出，所有的收入都捐献给巴峡地区的孩子们，用来建设希望小学。”左筱妃心里一放宽，说话也流畅了，看着王虎才的笑脸，自己也笑吟吟的。

“那你们公司不是赔本了吗？”王虎才点了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他喜欢看着这个小女孩的样子。他接触的人物很多，富姐大亨，操着娴熟外语的高级白领，但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些胆怯的但又自信的小姑娘。现在和自己谈生意的人都

